歷代刑法考

分考十七卷

夷三族　七族　九族　十族　[illegible]族

書泰誓罪人以族孔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疏泰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蔡傳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

按此族字未必便是三族三族乃秦法恐古未有此制蔡傳渾言親族較妥　今書泰誓說者咸以爲東晉人僞作幾成定論然其語亦必有所本非盡肌造或據荀子君子篇有亂世夷三族之文遂謂今泰誓取諸荀子第荀子乃周末人所稱亂世未必專指商紂大約古有是說東晉人采入今書耳

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漢書高紀罪三族注師古曰如說是也　刑法志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注師古曰參夷夷三族

按文公二十年爲周平王二十五年武公三年爲周莊王二年皆在東周之初三族之罪史言始於文公而班志以爲商鞅所造者疑文公武公之後秦亦不常用此法至鞅而始著爲常法歟杜貴墀漢律輯證云李陵傳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按據此是三族者卽文帝所謂父母妻子同產也如淳注非仲尼燕居三族注父子孫也儀禮士昏禮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鄭康成所謂三族如此周禮秋官司烜氏鄭司農注

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無親屬收葬則是竝母
族妻族盡誅矣三代時烏得有此故後鄭不從後書肅
宗紀元和元年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
罪禁至三屬賢注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妻族蓋承如
淳之謬本按三族之說諸家不同漢儒說尙書九族者
有今古文之異說三族者就九族中推衍而出故亦兩
說並行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鄭玄云九族上自高祖下
至元孫凡九族馬融同見釋文此古文尙書說也皆同
姓有服者孔傳亦承用之觀於詩葛藟序毛傳云據已
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漢書高紀七年置宗正以序九族
可見漢初以九族爲同姓皆古文家說也夏侯歐陽等
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許
愼五經異義應劭風俗通皆主之此今文尙書說也杜

頤左傳注桓六年說雖小異然亦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仍即今文之說而稍變之周禮小宗伯三族鄭玄注謂父子孫張晏之說本之泰誓孔傳亦同蓋衍自古文之說如淳分父母妻三族蓋衍自今文之說鄭衆注司烜氏屋誅其義爲說者所不取然可見其說亦主今文家也右古文者謂堯典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右今文者謂人生九十始有曾孫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各持一是 國朝說經家亦人人殊未有定論顏師古注夷三族以如說爲是而杜貴墀以爲謬然據文紀李陵傳爲證則尚未確呂后時已除三族刑文帝所言乃收坐法雖其後新垣平尚有夷三族之誅然與收坐法無涉夷三族者必具五刑而鼂錯傳丞相等劾奏錯曰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臣請

論如法制曰可此所引者必當時之律文其僅止要斬
即所言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者未必即爲夷
三族之法主父偃傳遂族偃郭解傳大逆無道遂族解
公孫賀傳遂父子死獄中家族此三傳之言族者似皆
止於一家灌夫傳及繫灌夫罪至族悉論灌夫支屬其
時灌氏支屬自得弃市罪不緣夫也王溫舒傳人有變
告溫舒受員騎錢宅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家
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宅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
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五族乎注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
溫舒兩弟之罪不緣溫舒可見漢時族法實
與夷三族者不同李陵傳未足爲三族之證徐自爲以
兩婚家爲五族則妻族似不在三族之內然兄弟與己
身本但爲一族而自爲以溫舒及兩弟爲三族與鄭張

之言三族者亦不合似所謂五族猶言五家耳不足以證三族之義也晉志言魏改漢律大逆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是三族本有祖父母孫在內不止父子孫三世鄭張之說亦未能合後漢書桓紀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謀爲亂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衞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梁冀傳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傳所言孫氏乃冀妻孫壽之族是妻族也雖紀傳皆不言三族亦三族兼及妻族之一證

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

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注師古曰菹謂醢也〉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　高后紀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按已除而復用者蓋即晉志所謂不在律令而臨時捕之者也

晉書刑法志及魏國建傍採漢律定爲魏法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迹也

文帝爲晉王令賈充定法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

按魏代夷三族不在律令似因於漢漢惠除三族罪雖
其後有行之者殆亦非常之事若主父偃郭解等本傳
言族而不言三族當非三族者也迨魏又減族誅之條
自是此法稍寬隋志載歷代刑法皆無此名目矣
晉書刑法志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
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
帝姻通表魏帝以丐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
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
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
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
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
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
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

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按此事魏志紀傳皆不載晉志無年月可考通鑑綱目列於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並云魏朝從之遂著為令圖書集成祥刑典載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詔改定三族律令即據通鑑綱目及晉志也

晉書懷紀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東海王越傳及懷帝即

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淸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大弟張方意也淸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耶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及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

明紀太甯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按明帝太寧二年王敦反逆事平後詔王敦羣從一無所問蓋爲王導故不坐其時尙未復三族刑至三年之復三族刑是否爲王敦之黨史亦不詳又愍紀建興三年六月丁卯地震辛巳勅雍州掩骼埋胔修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此事在大寧之前是懷帝時雖嘗除之亦偶一設此厲禁也

魏書刑罰志昭成建國二年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

皆斬　世祖神麚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門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正平元年改定律制門誅　高宗太安四年增律門房之誅十有三　高祖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犯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

高祖紀延興四年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歷數開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寛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逆干犯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寛禁不亦善乎太和三年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舊文隨例增減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十一年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所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

按門房之誅乃後魏舊典而其制未詳觀於志言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又言誅其同籍蓋卽夷三族之法也惟魏世此法甚爲繁苛如世祖太延元年詔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羇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司依法平决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太平眞君五年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又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世祖紀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刑罰志太和五年除不僅反逆者用此法延興詔云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可見當時此法之濫高祖雖曾詔罷門房

之誅而太和修律向有十六章後又詔刪除而史未詳其所議蓋終魏之世此法未能除也

唐書王世充傳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

隋書裴仁基傳不言夷三族事世充傳亦無此文

明史卓敬傳燕王即位被執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言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

按成祖時誅夷甚衆而史稱夷三族者惟敬一人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

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楊倞注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

按觀荀子此言是戰國三族之法各國亦行之

文獻通考文所行獨新垣平一事爲盛德之玷然此事所關甚重蓋其寵新垣平也惑於求仙希福之說而淫詔之祀迨漢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誅新垣平也復行收孥相坐之律而濫酷之刑迨漢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儉仁賢之主而此二事失禮失刑遂令後嗣遵而守之以爲漢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

按新垣平後如主父偃郭解等本傳但言族未必即是三族上官桀等之變並父母同産當坐者亦免爲庶人

而不殺昭宣以後用刑爲輕矣　洪邁容齋隨筆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遂至族乎用刑之濫如此本按此論甚當偃解之獄主於公孫律不應死而遽族之酷吏當以弘爲首　漢代三族之誅韓彭外惟新垣平東漢之末董卓賊臣也李傕卓黨也宅不多見至若董承王服种輯耿紀韋晃金禕皆謀誅曹操則漢室之忠臣馬騰亦異於操者司馬氏踵其智曹爽王淩毌丘儉諸葛誕之徒並蒙此禍誅鋤異己以遂其簒逆之圖豈尚可以常法言哉

族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按傳言族黨未必不誅及三族當不止於欒氏第晉國當日乃諸大夫自相幷吞就其同黨而胥夷之初非有族誅之法他如昭二十八年晉滅祁氏羊舌氏與欒氏之情形相同宣四年楚滅若敖氏昭十四年楚滅養氏族皆滅其一族而已大約春秋之時中國尚未有三族之法故史記於秦文公特著之

史記秦始皇紀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漢書高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注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

按此族字未必便是三族故注但云誅及其族

魏志文紀黃初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

按此禁人殘殺故特設此峻法

宋史太祖紀乾德四年九月虎捷指揮使孫進龍衛指揮使吳瓌等二十七人坐黨呂翰亂伏誅夷進族十一月妖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伏誅夷龍兒李士楊密聶贇族開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延進等謀反伏誅夷其族

七族九族十族

史記鄒陽傳然則荆軻之湛七族集解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又一說云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漢書陽傳無荆字注師古曰湛七族無荆字也

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定何人也

周氏壽昌漢書注校補云鄒陽不過甚其辭以明秦酷何關事實也王充論衡語增篇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充在後漢亦是因陽此言造之未足爲據

按秦政之暴何所不至鄒陽在漢初必有所據恐非虛造

隋書刑法志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

按九族之誅史傳惟見此事

明史方孝孺傳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通鑑輯覽注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則死詔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改作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

並坐然後詔磔孝孺于市舊史例議以鏞嘉猷逮論在孝孺死後十族之說非實今亦不採

緣坐

書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孥子也非但止其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正義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正義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尙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

人之官引此奴戮女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役人非緣坐者也　說命正義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按孥戮先鄭引作奴戮說與孔傳異後鄭則以爲孥戮其子孫注周禮則以爲從坐故論緣坐不得不先列此文魏志毛玠傳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與後鄭同是漢時二說竝行其今古文之異歟孔傳謂權以脅之殆亦以其說爲未安而作此游移之語第法有一定無權脅之理是其說尤不可通胥靡爲隨坐晉灼既有此說故附見於此荀子儒效篇鄉也胥靡之人楊倞注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

鋗者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注應劭曰

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師古曰聯繫使

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

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觀此傳下文云衣之

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則胥靡之解自當以顏楊爲是

晉灼之注不可從也

周禮司厲注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按鄭說未是已詳奴下今姑兩出之

史記商君傳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案律降敵者誅其

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　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

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

婢蓋其法特重於古也

按同罰即連坐之事一家有罪九家連坐不論其爲親族與否與並坐家室之律不同蓋即次紀之相坐法宋隱所稱誅其身沒其家乃降敵之律亦應收孥也周禮收教罷民置之圜土初不及其妻子秦並妻子亦沒爲官奴婢用法之苛無過於此漢之收律承秦之舊其應收者不僅罷民而罷民其一端也文帝除之可謂盛德惜後來奉行未能盡一耳　今律知情不舉仍秦律匿姦同罰之意

史記趙奢傳秦之間言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其母上書願王勿遣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按商君收孥之法在孝公時趙事在孝成王六年後商君九十餘年豈趙亦參用秦法故有隨坐之事歟

史記孝文紀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集解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漢書文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注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刑法志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按收與坐係二事說文收捕也漢志逮繫詳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詩瞻卬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毛傳收拘收也有罪者收無罪者坐漢志言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曰收律曰相坐法晝然分明收者收其孥坐不獨罪及什五即監臨部主亦連坐矣

晉書刑法志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

按從坐多而始有免坐之事晉之為免坐律以寬大劑

繁苛也

隋書刑法志梁武帝梁律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貲財沒官　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天監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曰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　陳氏制律復父母緣坐之刑　北齊律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　周大律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戶配爲雜戶　隋開皇六年詔除孥戮相坐之法

按晉懷帝除夷三族刑明帝又復之唯不及婦人自是之後凡從坐之母妻姊妹等皆得不死而沒爲官奴婢

故隋志自梁以降遂無夷三族之刑梁曰從坐陳曰緣

坐實即夷三族之遺意今律猶沿用之茲別出緣坐一門以存其實　當時犯罪重者皆坐父母妻子梁除父母祖父母之坐而陳又復之蓋亦魏晉以後相承之法隋始除之

唐律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條婦人應緣坐者準此）伯叔兄弟之子並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父子母女妻妾並流三千里　緣坐非同居者資財田宅不在沒限雖同居非緣坐及緣坐子孫應免流者各準分法應還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出養入道及聘妻未成者不

追坐出養者從所養坐道士及婦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　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斬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者非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衆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唐書刑法志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爲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元齡等議曰禮孫爲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按唐律祖孫兄弟之不坐死蓋起於此惟惡言犯法唐律無此文不知所指何條

通考貞觀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夷三

族今宜如刑部所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興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連坐

史記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惠氏棟曰相收者彼此相拘管猶周官司圜收教罷民之收相司者相督察以告姦也王氏引之讀書雜志收當爲牧字之誤也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爲收捕司察姦

人也非皆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按此文以王說爲是酷吏傳尤爲確證惠說分收司爲二近於望文生義彼此自相拘管自來無此政體且尙君之宗旨權者君之所獨制豈有令民自相拘管之理必不然也

宋書武紀冬十月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宏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保任

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疏使五家相保不爲罪過　呂氏祖謙曰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以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注相共猶相救相賙疏云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爲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指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　李氏叔寶曰族師聯比其民而欲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於刑罰亦相及則苟有

一爲不善者必爲衆庶所棄而其身不得以自容聖人善俗之道端在於此　馬氏端臨曰秦人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爲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以相率而爲苛刻之小人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亦相及疏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尙書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罪奇袤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袤猶惡也　金氏瑤曰有罪奇袤犯奇袤之罪也相及以警其覺察卽所謂相保也

惠氏士奇禮說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條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

之名仍師其遺而意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罪奇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里尉里尉及於州長州長及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罪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

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卽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卽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爲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命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尙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圜土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孳孳求姦慝用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

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奢淫暴衰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按相保之義舊說或以爲卽秦之連坐然連坐之法創自商鞅史記商君傳有明文周初盛時恐不如是鄭注訓保爲任任非連坐之謂也比長之相及賈疏以爲連及金氏謂卽相保然保與及義實不同當爲二事保先而及後旣相保卽負責任旣負責任而比中猶有罪過之人是爲不副其責任卽不能不引爲咎此事之相因者而未可遽混爲一相保之事有糾察有勸導皆其責任也則其相及豈連及之謂哉且連坐者非與之同乃

秦之酷法相及者對其責任亦不過若後世之失察而
已必不失之苛也

漢書元紀初元五年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
產之令注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
特爲郎中以上除之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

按相坐法文帝已除之此相保法當與相坐不同似即
周禮相保之義（其說見上）保猶任也梁律居作者有五任之
制北齊謂之保唐或稱保或稱任或稱保任若今之涉
訟其不羈縶者必取具保人保其不逃避也又今時訟
結之後亦有取保者保其不再爲非與周禮相保之義
尤爲相近應劭所言恐是秦法漢之相保未必如是至
保父母同產之令以情理論甚多窒礙父母有過爲之
子者但有幾諫之道而無責善之理此而責其相保豈

非賊恩之大者乎同產雖不同於父母亦祇有規勸之方而難以糾察相責備親屬相隱聖人之教也

隋志梁律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　北齊律三曰刑罪並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

按無任者著械防其逃也北齊之鉗亦是此意保卽任也

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大赦長流長任未達者還之

元宗紀開元十六年正月庚申許徒以下囚保任營農

按前條長任若今之取長保者後條保任冊府八十三作保放保任爲一事保放謂責保而放之乃二事

分考一終

醢 附脯

離騷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王逸注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按桀殺關龍逢他書不言菹醢惟見此注王逸漢人當別有所本故列於首莊子胠篋篇龍逢斬

禮記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鄭注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孔疏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

按見殷本紀作醢九侯脯與醢不同詳下

殷本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集解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正義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

十里爲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　呂氏春秋行論篇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高注肉醬爲醢肉熱曰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又過理篇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高注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春秋繁露王道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離騷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按鬼侯之事諸書皆言脯獨史記以爲醢梅伯之事諸書相同獨史記不稱梅伯高誘又稱以鬼侯之女爲脯而諸書皆不及此並傳聞之異辭紂之暴虐無所不至故書云紂之罪浮于桀也

禮記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鄭注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醢

按此哀十五年事左傳但稱結纓而死不言醢此傳聞之異然衛莊昏暴不必無此事也

左傳莊十二年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杜注醢肉醬幷醢猛獲故言皆

按二人弑君之賊故宋人醢之非常刑也

襄十九年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按莊公恨衛故醢之

漢書刑法志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注師古曰菹謂醢也

黥布傳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注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李陵答蘇武書韓彭菹醢

按菹醢秦法之極慘者也漢承用之並著于令惠帝時雖已除之而吳王濞傳膠西王卬之謂弓高侯曰敢請菹醢之罪是其名尚在人心目間也迨新垣平又有夷族之事夷法之難除也如此始作俑者可勝誅哉

晉書刑法志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豬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

按晉時菹醢不著律令而其事出於臨時視漢巳寬矣

宋朝事實六十歐希範環州思恩縣人謀爲亂慶歷四年遂

領眾三千餘人破環州明年轉運使杜杞大領兵至環州使攝官歐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花酒中旣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皆推于後廡下盡擒殺之後三日得希範等十數人剖其腹繪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中

按剖腹繪圖已無所取醢以賜諸溪洞尤駭聽聞當時梅摯曾劾其誘降之罪僅止賜書申戒而在事者仍行賞有差宋法之寬如此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蠹國害民與高和尚合謀殺之壬午誅王著張易高和尚于是皆醢之餘黨悉伏誅

按高和尚妖人也王著與之合謀故特用重法歟

炮格 格一作烙說見下 附烙法

御覽六百四十七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爲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趨而歌曰造物勞我以生息我炮烙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赴火而死

按炮格之法紂所作也此言桀有炮烙之刑韓非淮南又兼桀紂言之說見下

史記殷本紀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集解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索隱鄒誕生云格

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於是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

按炮格宋本如是今本譌作炮烙段氏玉裁云炮格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今案索隱云云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皮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氏注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王氏念孫云漢書謂谷永傳榜箠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爲炮烙矣

韓非子難勢篇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淮南子俶眞訓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墮陊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按此二書述炮烙事並兼桀紂二人言之第紂作炮烙見殷本紀而夏本紀不載桀事竹書紀年亦言紂作炮烙之刑而桀無之鄒誕生言紂見蟻布銅斗而爲炮格淮南子齊俗訓云炮烙生乎熱斗高誘注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故起炮烙可見前無此刑紂始作之也羅泌路史發揮云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鉤申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

酒駒行炙酒池糟邱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邱
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竝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
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
俱然哉觀於羅氏此說則炮烙之事可以類推矣

周本紀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許之
按紂因天下怨畔而重刑辟肆其暴虐而終于滅亡文
王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而周室以興一興一亡肇于仁
暴後之議刑者當知此意

遼史刑法志穆宗嗜酒好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奏
膳掌酒人等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於無算穆宗紀
應歷十五年三月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
刑而死
按穆宗凶暴故用此等刑法第遼代本有烙法此所謂

炮烙者亦卽爲常用之烙法故至于無筭而人不必遽

死與殷紂之炮格逈不同也

又云拷訊之具有鞭烙法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

鞭五百

左傳昭二十七年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

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杜注

燒爔郤宛正義曰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

虔云民不肯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燔炮爇皆

是爇也

此謂郤宛自殺杜注云燒燔郤宛似爲燒其尸矣然依傳

文乃是燒郤宛之家非燒郤宛杜語微欠分曉

焚

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鄭注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賈疏親謂五服五服多故云凡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五服已內知者案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滅同姓何絕之況殺緦麻之親得不重乎以此而言故知親謂緦已上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者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注云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為附決臣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弃如流宥之刑

按焚如之刑太慘古三代勝時何以有此殊屬可疑至

易離卦九四焚如死如弃如九家易荀爽曰陰以不正居尊乘陽歷盡數終天命所誅位喪民畔下离所害故焚如也以离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損故棄如也荀說與鄭不同可見漢儒師說不盡同康成也

左傳昭二十三年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杜注焚鄩肸

按春秋時言焚者僅此事

漢書匈奴傳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因請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注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弃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

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葬依此作刑名也
按此傳言葬作焚如之刑是前此所無至葬始造也易義固不必如鄭說即周禮之語或亦疑劉歆所附益以詔葬者非無故也
桓譚新論男子畢唐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
按此不知何年之事
吳志闞澤傳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
按孫權猶能聽闞澤之言豈三代明王而設此慘毒之刑所見轉不如孫權也
左傳哀二十六年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按此役也爲宋越會師納衛輒定子褚師比之父輒怨
比而焚其父尸以逞忿非刑也

漢書楫王莽傳吳楚反𡊮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
悍不聽莽燒殺建德

晉書李特載記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

北齊書後主紀武平五年二月行臺南安王思好反尙書
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及其妻李氏

隨書煬紀大業九年十二月車裂玄感弟朝請大夫積善
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

金史海陵紀貞元二年五月丁丑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
伏誅復命其子术斯剌乘傳焚其骨投火中正隆六年八
月癸丑以謀伐宋弑皇太后徒單氏于甯德宮仍命即宮
中焚之棄其骨水中

烹　史記漢書皆作亨古烹字也

左傳襄四年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

按此烹之見於夏時者然是旣殺而烹與烹人之事少異

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注帝王世紀云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

按烹人子以食其父紂之暴虐滋甚非殷之常法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集解徐廣曰周夷王周本紀是爲夷王正義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韓子十過篇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

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

按此非刑乃烹人事故附見於此此事不近人情恐是傳聞之過桓公五霸之首烏至有食人之事戰國策士每多造設之詞以聳動時人之聽不盡可信

春秋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左傳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左傳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

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按觀石乞以烹爲固其所可見烹人之事春秋時常有之不足異也然而慘矣

呂氏春秋上德篇公子重耳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

按晉語亦載此事文少異被瞻作叔詹據鑊而呼作據鼎耳而疾號左傳無此事

呂氏春秋至忠篇齊王病痟注齊王湣王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

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是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漢書刑法志秦大辟有鑊亨之刑注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按烹刑盛行於周及秦漢之間秦并設爲常刑秦法之

慘此其一端也春秋之後如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並烹之見史記齊敬仲完世家中山之君烹樂羊之子而遺之羹見韓非子說林周苛見漢書高紀酈食其見本傳高祖欲烹蒯通見通傳侯景烹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見南史景傳石勒執劉寅以鑊湯煮之見晉中興書（御覽六百四十五）董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上同）此外即罕見矣

釋名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為也

按烹人之器或言鼎或言鑊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新序言田單處中牟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並言鼎文摯事亦言鼎釋名則言鑊史記藺相如傳謂秦王

曰臣令人持璧歸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請就湯鑊亦言鑊鄭叔詹事一言鼎一言鑊他書亦鼎鑊錯雜考淮南說山訓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高注有足曰鼎無足曰鑊顏師古亦謂鼎大而無足曰鑊然則鼎鑊乃有足無足之分實一類析言之則鼎爲鼎鑊爲鑊渾言之則鑊亦得稱鼎也唐書魏元忠傳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高適詩秦王轉無道諫者鼎鑊親皆鼎鑊連言

晉書南燕慕容超載記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所宜修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加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于化也

濟育既廢懲悛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巳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按通鑑云南燕主超增置烹轘之法然觀載記所言是當時實議而未成也

論衡書虛篇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

按左傳史記越絕吳越春秋並言子胥自殺無被烹事

王充此言虛也

五代史姚洪傳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與汝厚奈何負也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

按此非烹而甚於烹者

魏書孝靜記武定八年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內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

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叉裹下脈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殿大器瑒等皆見烹於市

北齊書後主紀武平六年正月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

轘

周禮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注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車轘謂車裂也

左傳桓十八年而轘高渠彌杜注車裂曰轘正義曰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　宣十一年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襄二十二年轘觀起於四竟杜注轘車裂以徇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

按左傳第云周人殺萇弘不言車裂莊子胠篋篇萇弘胣徐勅紙反崔云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司馬云胣剔也一曰刳腸曰胣韓子難言篇萇弘分胣注磔裂勅氏反據司馬所引則淮南本作鈹裂今本車字譌也

淮南子繆稱訓吳起刻削而車裂高誘注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守之法卒車裂也

按史記吳起傳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

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據傳文起被射而死死後肅王盡誅射起者不應有車裂之事高誘呂氏春秋執一篇注亦有吳起車裂之語考戰國策秦策韓非子和氏問田諸篇並有吳起支解之文或起死後復被支解至言車裂則非也

史記商君傳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蘇秦傳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始皇紀長信侯毐作亂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

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正義說苑云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

陳涉世家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始皇紀贊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

按紀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據贊語則是先刺而後車裂以徇也

孔叢子四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必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逄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人臣見主然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說文轘車裂人也

釋名車裂曰轘轘也者散也支體分散

按轘見周禮當爲周制鄭注謂軍中之誓用之是爲軍

中特設徇示於眾之刑非常刑也高渠彌夏徵舒並關
軍事夏徵舒商鞅趙高並先殺而後轘嫪毐先梟首而
後車裂蘇秦亦死後車裂可以見此刑之制實爲旣殺
之後分裂其屍以徇於眾說苑謂始皇取毐四支分裂
之觀起之事亦謂分裂其屍以徇于四竟也秦後此事
不多見吳書孫奮傳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
壽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
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續漢書張角別
黨馬元義爲山陽所捕得鎖送京師車裂于市又姑臧
民呂與以女爲妻復以妻爲婢轘殺于姑臧市崔鴻前涼錄
池陽民婦咬其夫殺母轘殺之前秦錄左僕射封嵩言慕
容超非太后所生超五車裂之南燕錄人有盜其母之錢
而逃者太后轘而殺之前秦錄並見御覽六百四十五又

乞伏乾歸爲兄子公府所弑熾磐討之公府走追擒竝其四子轘之于譚郊魏范陽盧溥聚衆攻掠生獲溥及其子煥轘之見魏書道武紀至桓寬鹽鐵論云李斯車裂于雲陽之市然史記斯本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非車裂也

北齊死刑四等重者轘之隋刑法志

周死刑五五曰裂同上

隋高祖開皇元年更定新律𨻶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詔頒之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所適于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刑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竝令去也　煬帝更立嚴刑及楊玄感反帝誅之

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噉其肉同上

按六代時北朝尚有轘裂之名而南朝已無此法隋文帝除之而煬帝又用之迨唐室受命不用此刑此後遂罕見矣

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二月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

按張廷範黨附朱全忠而爲全忠所殺車裂之慘自取之也

五代史李存孝傳存孝泥首請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

按唐後車裂之刑僅見此事

遼史刑法志淫亂不軌者五車轘殺之

按遼代刑法嚴酷多爲歷代所不經見車轘尙是古法特已廢而復行遂爲遼代酷刑之一

沈河

呂氏春秋驕恣篇趙簡子沈鸞徼於河說苑君道篇作鸞激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

按左傳成十一年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杜注沈之于河此亦沈河也而事屬私家鸞徼之事則竟以爲官刑矣後來惟元魏有沈淵之刑他無所見

魏書刑法志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

按負羊抱犬似是厭勝之事

史記伍子胥傳乃自剄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韓非子難言篇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按此並死後而棄尸于江者左傳子期被殺無浮江事

後漢書張讓傳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按此自投河者

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

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淸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按死後而投于河者

陵遲

遼史刑法志死刑有絞斬陵遲之屬

按陵遲之刑始見於此古無有也放翁謂起於五季然不詳爲何時

宋史刑法志御史臺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强盜至死者望以付臣陵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陵遲陵遲者先

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蓋眞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嘗用

通考仁宗天聖六年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陵遲斬　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告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廷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法外編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廷筠等所治不當並劾之廷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命范百祿徐禧雜治差官即世居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陵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馬端臨曰陵遲之法昭陵以前雖

兇强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閒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而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勘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于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陸游渭南文集條對狀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陵遲一條肌肉已盡

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
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
解人者非陵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
陵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邱墓者矣
則亦將滅其族發其邱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
稱盜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
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脊當時必亦謂非肉
刑杖脊不足禁姦矣乃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
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
慈特命有司除陵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
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按放翁此狀仁人之言亦可見爾時亦常用此刑讀律
佩觿云陵遲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體無餘臠然後

爲之割其勢女則幽其閉出其臟腑以畢其命支分節

解葅其骨而後已

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楊倞注

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池謝校

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迆邐陂陀之謂此注

與匡謬正俗俱訓陵遲爲邱陵似泥

按陵遲之義本言山之由漸而高殺人者欲其死之徐

而不速也故亦取漸次之義至其行刑之法讀律佩觿

所言詞於葅醢至爲慘毒豈明制如此歟律無明文不

能詳也今律亦不言此法相傳有八刀之說先頭面次

手足次胸腹次梟首皆劊子手師徒口授他人不知也

京師與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　國家未明定

制度未詳其故今幸際　清時此法已奉　特詔删除

洵一朝之　仁政也

元史刑法志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陵遲處死之法焉

明史刑法志二死之外有陵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

支解

遼史刑法志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礮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

按支解似與陵遲無别觀志云帝怒斬壽哥等支解之然則支解在死後陵遲在生前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解也景公離

罪曰縱之罪在寡人

據此則古無支解之刑也陵遲之刑與支解無異因明王所不用也

淮南子繆稱訓故商鞅立法而支解

按車裂支體分散與支解無異故此言支解

史記秦始皇紀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不中體解軻以徇

按支解之事古無此名而有此事荊軻之外石季龍太子宣殺石韜季龍誅宣及其妻子九人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河晉書石季龍載記劉裕攻慕容超于廣固張綱爲攻具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慕容超載記崔悛爲東兗州刺史其妻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悛俱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

競詩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_{北史}此數事皆在遼以前至遼以後如元中統三年李璮伏誅體解以徇至元二十二年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之者眞定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皆磔裂以徇_{元史世祖紀}大德十年三月河間民王天下奴弒父磔裂于市十二月磁州民田雲童弒母磔裂于市亦皆支解之事磔裂連文必非漢之磔也

磔

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注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釋文膊普博反磔也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左傳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膊諸城上杜注膊磔也

年晋人尸諸城上杜注磔晉死人於城上

漢書景紀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復磔注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得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

按廣雅釋詁䝱磔也是凡磔必張其尸並䝱首至是改爲弃市旣不張尸亦不䝱首矣然此後言磔尸者亦屢見是法雖除而習慣未盡除也

說文磔辜也段注掌戮辜之言枯也謂磔之鄭與許合凡言磔者開也張也刳其胷腹而張之令其乾枯不收桀磔也从舛在木上也王注元應引說文磔字說曰張也開也雖與今本不同而與桀从舛意相合舛字向背象人骨肉分解離之狀在木上者磔梟於木上

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楊倞注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

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

按磔有張開二義玉篇磔張也通俗文張申曰磔廣雅張也開也廣韻同周禮左傳景紀皆是張義漢書云敞傳磔尸東市門後漢書陽球傳僵磔王甫尸於夏城門王吉傳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釋天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蹏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王尊傳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亦皆張義也荀子宥作篇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楊倞注磔車裂也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

索隱云磔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支體而殺之此開義也周禮大宗伯以疈辜注元謂疈疈牲胷也亦開義開義與陵遲爲近然謂磔即陵遲恐未必然成二年之文先殺而後膊僖二十八年傳本言尸諸城上杜以磔解之師古之所謂張其尸也釋天孫炎之注亦謂既祭而披磔其牲惟李斯傳索隱謂裂支體而殺之大似後世之陵遲然恐非古義楊倞以磔爲車裂不知有所本否車裂自有轘名似不得以磔當之兩漢書之磔亦祇爲榜示之意觀陽球傳言曹節見磔甫屍道次王吉傳言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可以見支體之未嘗分裂也後來以磔爲陵遲似即本索隱諸說矣■自漢景除磔刑班范二書惟云磔諸傳偶一見之非常法也宋遼元三史本紀頗

教磔事宋太祖淳化五年五月磔李順黨八人于鳳翔市八月貝州言驍捷卒劫庫兵爲亂推都虞侯趙咸雍爲帥轉運使王嗣宗率屯兵擊敗之擒咸雍磔于市仁宗慶歷八年閏月貝州平磔王則于都市遼太祖七年以轄賴縣人掃古非法殘民磔之元文宗至順二年三月豫王阿喇忒納失里等禽雲南諸賊悉斬之磔尸以徇此諸紀所言之磔似爲陵遲之別名非漢之磔也然無明文以證之

分攷二終

要斬

公羊昭二十六年傳君不忍加之以鈇鑕何休注鈇鑕要斬之罪

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弃市也

秦策范子因王稽入秦篇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按古者斬人大多是要斬故往往以要領並言管子小匡管仲曰斧鉞之人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屬綴連也臣之禄也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後漢書李雲傳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不但云保首領而必云全要領可知要斬爲多至漢世

猶然也范睢謂質當椹質要待斧鉞言質伏於椹質之上而以斧鉞斬其要也其狀甚明漢書張蒼傳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赦勿斬又王訢傳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云云勝之壯其言貰不誅並言解衣伏質即范睢所謂質當椹質也項籍傳孰與身伏斧質注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也公羊傳之鑕即質也鈇有二解倉頡篇鈇椹也質也鐵斧也文選策魏公九錫文注引後漢書李固傳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注字林曰鈇鑕椹也固傳又言固弟子汝南郭亮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是亦以鈇鑕為椹段若膺云古多訓鈇為椹質說倉頡者謂椹質為鈇以古詩斬芻

之質謂之稾砧隱語夫字言之設倉頡者是也後漢獻帝紀加鈇鉞注引倉頡篇鈇斧也此奪去椹質也鉞凶字爲俗誤所本此一解也說文鈇莝斫刀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有謂莝刀也一句後漢書獻帝紀注引說文作莝刀也列子說符注鈇鉞也泥犁經音義引倉頡曰鈇亦橫斧也王函山房輯本漢書戾太子傳不顧鈇鉞之誅注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刃也王粲友云刀之用在切鈇之用在斫鈇今謂之鍘鍘牀古謂之椹質又謂之稾砧此一解也愚謂二解實一義也今之鍘刀刀與牀相連疑古亦如是合言之曰鈇質或亦謂之椹分言之則刀爲鈇牀爲椹爲質鈇亦謂之橫斧言其形也

說文斬截也从車斤斬法車裂也段注此說从車之意蓋古用車裂後人乃法車裂之意而用鈇鉞故字亦从車斤

者鈇鉞之類也桂氏義證斬法車裂者廣雅斬裂也

按斬之義曰截曰裂是本指要斬而言引伸之亦爲斷

首之義古書多言殺而不言斬

釋名斫頭曰斬斫腰曰腰斬斬暫也暫加兵卽斷也

按釋名爲漢劉熙所著其分斬與要斬爲二當據漢法

也暫从斬得聲以暫釋斬未必爲制字之本意

莊子胠篋篇昔者龍逢斬韓子說疑篇若夫關龍逢王子

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强

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

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

手足異處不難爲也

按龍逢之死韓詩外傳諸書但言殺不詳何刑莊子則

言斬韓子有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之文則又似要斬矣

符子言炮烙說詳彼門惟季梁申胥無被殺事比干剖
心子胥自殺浮江洩冶左傳但言殺與韓子所言皆異
大抵諸子之書多龐雜不盡可信記異而已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會於夾谷優倡侏儒
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
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
按手足異處當是要斬
商君傳不告姦者要斬
史記淮陰侯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
按此斬字亦當爲要斬信仰視見滕公與王訢之仰言
正同至斬字从車之意許說當有所受諸家並無異說

今旣別無攷證不必遽議其紆同也

漢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顏注鈇斫莝刀也使其斫莝故因以莝刀自剄

按此亦以鈇爲刀

又按漢法大逆無道要斬如欒大坐誣罔田仁坐縱失屈氂坐大逆無道無道均見武紀張延年自稱衛太子誣妄見雋不疑傳

唐六典崔浩定大辟有轘腰斬殊死弃市四等

按魏晉以後南朝已無腰斬而元魏尚用之齊周二代則並無此名又不用矣唐太和九年王涯等要斬詳舊紀

宋太平興國三年殿直霍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宋史太宗紀 熙寧八年張靖武等腰斬詳續通 宋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腰斬都市宋志 遼聖宗時劉哥等要斬詳總考皆關

或行之非常法也

遼史穆宗紀應曆十五年二月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

梟首

說文県到首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段注到者今之倒字廣韻引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県首葅其骨今漢書刑法志作梟蓋非孫愐所見之舊矣県首字當用此古堯切玉篇県野王謂縣首於木上竿頭以肆大辠秦刑也王氏筠云借用梟字者梟當磔廣雅曰県磔也故借之

按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鈕樹玉校錄云磔而縣之於木也因即謂之爲梟者凡磔而縣之皆象此梟也

史記殷本紀甲子日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寳玉衣赴
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逸周書克殷
解商辛奔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
大白以麾諸侯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
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大白乃適二女之所既
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
白孔晁注輕呂劒名折絶其首二女妲己及嬖妾朱氏右
曾云此事世多疑之然墨子云武王折紂而係之赤繯載
之白旗荀子云紂縣於赤旆尸子云武王親斫殷紂之頸
汲郡古文云武王親禽紂於南單之臺正與此同孟子所
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又世俘解武王在祀大師負
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列
女傳紂乃登廩臺衣寳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

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

按此疑戰國策士造設之言非眞實也逸書爲孔子所删其言不盡雅馴此則并非删定時原文恐是後人羼入齊宣王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問孟子蓋當未稱東帝之時策士早有勸進之辭假以爲說故宣王有此問也趙策布寫見建信君篇有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大白者云云亦其一證楊用修云武王伐紂爲天下除暴也紂已死矣又斬以黃鉞而縣之白旗何悖耶賈子言紂死弃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於事理容齋隨筆云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顧亭林云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

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此武王之不幸也

此言得聖人之心矣夫友貞受剄尙許全義之葬從死

自焚亦入徽陵之封豈武之聖轉不如亂世之主乎列

女傳但言斬妲己頭懸之以爲亡紂者是女而不言斬

紂頭較爲近理顧野王以梟首爲秦法而言梟首者莫

先於此事故錄之

左傳昭四年豎牛懼杳齊孟仲之子殺之塞關之外投其

首於甯風之棘上

按此非梟首而近於梟首者

史記秦始皇紀嫪毐等皆梟首車裂以徇集解縣首於

木上曰梟

按此車裂刑之梟首

漢書高紀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按欣爲塞王都櫟陽梟其頭於市殆以洩秦人之忿乎

刑法志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骨肉於市

按此三族刑之梟首

公羊文十六年傳何休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按何休所言當是漢法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按毆父梟首漢律也即上條之不孝此不孝刑之梟首

漢書武紀元光五年七月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外戚孝武陳皇后傳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又武紀征和二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劉屈氂傳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按此大逆不道之梟首卽何休之所謂無尊上者也屈氂但要斬而不言梟首或因非正犯歟

梁平王襄傳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

之毋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謼不得見漢使者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犴反迺上變告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於市中郎胡等皆伏誅

薛宣傳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後宣卒況宣子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白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

及寬事覺時莽並治況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首於
市

按王莽殺議已者故重刑以肆虐非漢法也

原涉傳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
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
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
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
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
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

按涉治冢舍奢僭踰制尹公守茂陵令時隳壞之不爲
過也乃怒其遮拜而使客刺殺之是漢律之使人殺人
罪當弃市申屠建殺之亦不爲過但其殺主簿而梟

首焉則非法也

御覽六百四十六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大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按殺母弟者殺母及弟故應梟首遇赦不當除即後來十惡不赦之意陳忠議狂易殺人得減重論在永初中此當是永初以前事

御覽六百四十六續漢書張酺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之梟首懸尸珪門

按奴乘犢車何以應即梟首未詳其故

又按漢法之梟首當以何休所言爲斷其餘如薛況原涉諸人皆非律應梟首者特任意逞威耳

晉刑法志下

張斐注律表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

北堂書鈔四十五

晉律注梟斬弃之於市者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也

隋志梁律大罪梟首陳氏一用梁法齊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凡死刑五四曰梟

魏志太和三年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隋高祖除梟首之法 詳轘

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將奔鳳翔爲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

問殺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

按廿露之變奄禍最烈唐律無梟首及要斬之文仇士良等戕害朝臣乃用此律外之文不可以尋常論也

遼有梟磔之刑見遼史刑法志

明有梟令之法見大誥

按自隋除梟首之法唐宋二代此事遂希賈餗等禍由奄人不同常法宋世太平興國三年泰州言戎首王泥豬寇入狼戍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首以徇太宗紀靖康元年梟童貫首於市欽宗紀開禧三年誅吳曦傳首詣行在梟三日甯宗紀亦偶行之非常法也

戮尸　㓷尸尸亦作屍

御覽六百四十七韓子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

則無以爲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柰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爲也非名名則利利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者夫戮死无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利何故爲之

按戮尸事始見於此然與後來之戮尸其命意不同

左傳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注斷其尸足

按此是戮尸之意但斷足而非梟首

左傳宣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注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按此但斲薄其棺與戮尸無涉也而後來言追戮者輒引此爲故事故列於此

左傳襄二十八年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

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注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彰其罪

左傳昭十四年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按戮尸之文此二事最爲明著古者殺人必陳尸於市三日周禮秋官敘官掌戮注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叔魚事晉語作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韋昭注陳尸爲戮然則此二傳亦陳尸之謂傳文明言尸於市非必於既死之尸猶梟其首也與後來戮尸梟首之事微有不同管仲之令亦陳尸以示辱耳否則棺之過度乃當喪者之罪但以示辱尚可若必施以梟示之刑死者何辜

枉受此慘禍哉必不然矣

史記始皇本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索隱高誘云屯留上黨之縣名謂成蟜爲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戮其屍

後漢靈紀中平元年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迺戮其屍注發棺斷頭傳送馬市

按此云發棺斷頭與後來戮屍梟示之事相符

魏書王凌傳朝議咸謂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按王凌飲藥死令狐愚先一年病死亦可已矣胡臣詒

司馬懿故有發冢剖棺之舉此孔子所謂鄙夫無所不至者也傳文言用崔杼歸生故事而但云暴尸於市而不言梟首是尙與後來之戮尸者不同

晉書王敦傳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

按此用杼淩故事彼但暴尸此則梟示矣後來戮尸之制當仿於此

遼史聖宗紀天祿十八年二月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及監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三月殺前導末及益刺剉其屍棄之

按剉尸之名始見於此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五月追治阿合馬罪剖棺戮其

尸於通元門外

泰定帝紀泰定四年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詔戮尸傳首北海廉訪使劉安仁坐受珍賂除名

元典章諸惡表殺死親兄雖在禁死戮尸曉衆

刑法志大惡門諸子弒其父母雖瘐死獄中仍支解其屍以徇諸因爭虐殺其兄者雖死仍戮其屍

明律謀殺祖父母父母條新題例萬歷十六年正月題奉欽依今後在外衙門如有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者巡按御史會審情真即單詳到院院寺即行單奏決單到日御史即便處決如有監故在獄者仍戮其屍　殺一家三人條例一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爲首監故者將財產斷付被殺之家妻子流二千里仍剉碎死屍梟首示衆

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吳越春秋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越絕書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箠笞之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

按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子胥之報楚既償其志矣而必爲掘墓鞭尸之舉似不近情理恐是戰國時人造設之辭未足信也平王卒於魯昭公二十六年柏舉之役在魯定公四年相距凡十一年楚地沮洳豈平王之尸尚完善無恙以待胥之鞭箠且踐腹而抉目哉此事理之難信者也越絕以爲笞墓似爲近之

晉書姚萇載記萇乃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

以棘坎土而埋之　慕容儁載記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搨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其尸而投之漳水

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唐書竇懐貞傳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

武三思傳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五代史朱守殷傳明宗詔幸汴州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彦超閉城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於市

閩世家曦自昶世倔強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新羅遣使聘閩以寳劒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

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
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
明史武宗紀正德五年十月戮張綵尸於市　莊烈帝紀崇禎元年正月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
斬
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賊諜注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弃市也
按此分斬殺爲二事鄭蓋據漢法言之以今況古也惟呂刑言大辟疑赦其罰千鍰與墨辟之百鍰劓辟之二百鍰剕辟之五百鍰宮辟之六百鍰分爲五等是大辟

祇有一等如果三代之時大辟有要斬弃市二項則必有輕重之差不應贖鍰之數毫無區別也魯語臧文仲言刑五大刑用兵甲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周禮疏引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刀鋸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弃市此未詳何據人之注昭注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據舊說則中刑亦有大辟然既謂之大辟豈得又謂之爲中刑其說未安是大刑之死刑但用斧鉞不得有他刑也是據文仲之言大辟祇有一項也條狼氏之誓眾曰殺曰車轘而不曰斬車轘當爲軍中之刑韋昭魯語注斧鉞軍器也書曰後至者斬條狼氏之殺即謂斬刑爾雅斬殺也斬殺二字義相轉注不可區爲二也

左傳僖三十三年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

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注元首面如生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昭五年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　定十四年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焉師屬之目下

哀十三年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

按此皆春秋時斷首之事然非刑也

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

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倖然

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按此設言斷首之事亦非刑也

張斐律表注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

下晉志

按此以梟首斬弃市為死罪之三等曹魏刑也梟首居首是以斬為斷首弃市為絞矣腰斬之刑此時蓋已除之而史無明文其後南朝皆遵行之梁陳則有梟首弃市而無斬刑

後魏大辟有殊死斬詳要

按後魏大辟四等殊死在要斬弃市之間自當為斷首之刑顏師古匡謬正俗殊死條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為有異否何謂殊死並別荅曰殊異

也死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謂絕而死有剄殺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亟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說文殊死也从歺朱聲段注凡漢詔云殊死者皆謂死罪也死罪者首身分離故云殊死左傳釋文引說文有一曰斷也四字段依以補之而注之曰斷與死本無二義許以字从歺故以死爲正義凡物之斷爲別一義左傳曰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勿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史蘇秦傳刺蘇秦不死

殊而走按弗殊者謂不絕也不死殊而走者謂人雖未死創已決裂也皆斷之說也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凡言殊異殊絕皆引伸之義桂氏義證云後漢光武紀旱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注云殊死謂斬刑殊絕也魏之陳羣傳漢律所殺殊死之罪增韻漢律殊死謂斬刑愚按以上各說並以殊死爲斬刑後魏改斬之名爲殊死亦必用舊說也惟據鄭氏掌戮注漢有要斬弃市即斬首二刑而無絞刑師古分殊死與死爲二似尚未確要斬亦殊絕者不得但云身首分離也

北齊河清三年奏上齊律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

按此以殊不殊爲斬絞之分義甚明顯特其時無要斬耳

附死刑二斬絞考 詳讞

按隋開皇中廢除梟轘諸重法死刑存斬絞二項唐律承之自是歷代相沿死刑惟此二項雖有淩遲等項並不入正刑之內元代死刑有斬無絞而淩遲以處惡逆之極者蓋亦不列入正刑其死刑惟一矣此元之與歷代不同者

說文首　𩠐截也段本作截首也其注云首字各本奪今補斤部曰斷者截也戈部曰截者斷也截首則字从斷首會意集韻類篇皆云斷首是也廣雅𩠐斷也此引伸為凡截之稱　廣韻𩠐斷首出玉篇

按許書𩠐字不得指斬首言𩠐从首自當專指斷首段注不為無見惟廣韻云出玉篇謂斷首之訓始見玉篇假許書本無首字姑錄其說附於此門之末

公羊文十六年傳注殺人者刎頭釋文頭如字本又作脰音豆　廣雅釋詁刎斷也一切經音義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

穀梁僖十年傳刎脰而死釋文脰音豆頸也

殺

書舜典怙終賊刑孔傳賊殺也

左傳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　皋陶之刑也

按舜典鄭注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見史記集解與孔傳異近來說經者多主鄭說不以賊爲殺然據左傳所引夏書皋陶之時實有殺刑杜注但言死刑究爲何者之刑今無以定之

周禮司刑殺罪五百注殺死刑也

掌戮注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

按周之五刑司刑但言殺罪呂刑但言大辟並不言爲何者之刑掌戮鄭注始以殺爲斬首之刑乃以漢制言之難定其爲周之刑也竊謂古者死刑唯一故臯陶之刑曰殺周制亦但言殺夏書允征言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禮記檀弓言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王制記四誅亦但言殺說文殺戮也釋名釋喪制篇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夫必生命絕而後不復見罪如是亦云至矣是刑大辟二百司刑殺罪五百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言死罪者統於二百五百之中未聞於其中有等差之別此可以見古者死刑唯一未嘗有二也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得臣及公子側皆畏罪而自殺王使止之弗及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先自縊而後尸諸衢是春秋之

書殺不必皆爲斬刑也南宮萬猛獲夙沙衛之臨高渠
彌夏徵舒觀起之轘二百四十年之間亦不多見自當
別論公族之磬下卿之絞縊又爲異於尋常者

分攷三終